

编辑与逻辑

BIANJIYEWUCONGSHU • 编辑业务丛书



徐庆凯 著
书海出版社

編輯与邏輯

徐 庆 凱 著

书 海 出 版 社

443731

9-1
XQK

443731-
6

171页

编辑业务丛书
编辑与逻辑
徐庆凯 著

书海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 字数: 90千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 7 — 80550 — 012 — 6

定价: 1.70 元

序 言

我在编辑工作岗位上已经度过了三十几个年头。从自己的经历中，我深切地认识到，对编辑来说，逻辑修养是十分重要的基本功；编辑的逻辑水平与其工作效率和质量的高低关系极大。近年来，我对此作了一些思考，写了几篇文章，在好几个编辑进修班上讲过多次。复旦大学新办的编辑专业约我为他们开设《编辑与逻辑》课程，更促使我想得深入些，系统些。现将自己的初步体会整理成这本小书，以供同行参考，并请校正。

1986年9月

引 子

我想从分析具体事例入手来引入正题。为此，我先提供分别发表在报纸、刊物、书籍上的三篇文章（一篇全文、两篇摘录），请读者仔细看一看，从逻辑上加以分析，研究一下它们有没有逻辑错误，如有错误，是什么样的错误。然后我将提供自己的答案，供读者参考。我相信读者通过这些具体事例，将对编辑在处理稿件时进行逻辑分析的必要性有所认识，对编辑和逻辑的密切关系有所认识，并从而提高学习和运用逻辑的积极性。

第一篇文章是1985年3月15日《光明日报》载该报评论员的文章《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醒大家，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是针对当前部分同志中出现的理想淡漠、纪律松弛的现象提出来的，同时也是重申了我们党和国家所一贯坚持的指导思想。

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我们感到内容丰富，含意深刻。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关于理想和改革的关系问题。按照我们的理解，改革是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伟大的理想又是推动改革顺利进行的精神动力。理想和改革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

首先，伟大的理想指引着改革的方向。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目的是为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既区别于过去那种僵化的模式，又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而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主要标志，就是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条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原则，坚持和实行改革，就能发展社会生产力，从两为实

现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创造物质条件。由此可见，按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使我们的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是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必由之路，正象我们党过去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必由之路一样。

其次，伟大的理想是推动改革的强大精神动力。改革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业，不可能没有困难和阻力。要克服困难、排除阻力，就要有一种好的精神状态，“要努力在全社会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克服那些安于现状、思想懒惰、惧怕变革、墨守陈规的习惯势力。”（同上）而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是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紧密相连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精神力量。伟大的理想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在黑暗的旧中国，曾经有无数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为了伟大理想而英勇献身，艰苦奋斗，在今天进行改革、实现四化的事业中，仍然需要为伟大理想而英勇献身的精神。

第三，伟大的理想是纠正不正之风、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强大精神力量。改革就是

要搞活经济，搞活企业。“越是搞活经济、搞活企业，就越要注意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越要注意克服那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克服一切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就越要加强党风党纪的建设，维护和健全党内健康的、正确的政治生活。”（同上）当前出现的这股新的不正之风，不但败坏社会风气，而且直接阻碍和干扰改革的顺利进行，是同我们党所主张的改革的宗旨背道而驰的。这股不正之风的共同点，是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谋取私利，发不义之财，其结果不是把经济搞活，而是把经济搞乱。少数党员和干部搞这种不正之风，在思想上是把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我们要纠正这股不正之风，首先要加强理想教育，同时要严肃党纪政纪，做到令行禁止。

所以，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共产党员，务必时刻把理想和纪律牢记在心。

第二篇文章是1985年第11期《大众电影》载刘晓庆的文章《我的思考》（摘录）。

去年，在《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联社记者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认为现在中

国最好的年轻女演员是谁？”我想了一下说：“是我。”当时，那位记者说：“我也这样认为。”事后，我们俩小范围之间的谈话传遍了电影界，舆论界一片大哗，纷纷指责我太狂，太傲，太没有自知之明，太不自量。

我也许不应该把这句话说出来。也许我应该含蓄一些，隐晦一些。其实在中国电影界，认为自己是杰出、优秀的人岂止是我一个！只不过他们都埋藏在心里不说出来而已。可是我的性格就是如此，既然我是这样想的，说说又有什么了不起？我只不过是说出了我的希望，我的志愿，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就是敢于向电影界的同行们发出我的宣言，让大家永远以这个高标尺来要求我，评价我，批评我。

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几千年来代代推崇的美德——谦虚。可是我认为谦虚和虚伪是两码事。就我个人性格来说我喜欢直来直去，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省事省时间，简单明了，干脆利落。

谁不想“最”？谁不希望生活得最好、最幸福？谁不愿意我国登山队最先登上珠穆朗玛峰？谁不愿意我国最早发明火药，造纸、指南针？谁不愿意自己的祖国成为世界上最

富强的国家？如果十亿人民都向往“最”，都奋斗“最”，会怎么样？！翻开中国史、世界史，一页一页都是由于追求“最”而达到一代对一代的超越，一代对一代的修正，一代对一代的更新！“振兴中华”不就是一场争取世界之最的奋斗吗！

也许有许多人会说：“野心勃勃”。什么野心勃勃？我只不过是希望把本职工作做得好上加好而已。起码在目前我从没有想过要当总统。这一点我还不如美国的一位身患不治之症的小孩哩。他不仅想当总统，而且在里根的帮助下真的当了一天总统。所有的运动员都想当世界冠军，他们岂不都是野心家？这样的“野心家”多几个有什么不好？依我看，十亿人都是才好呢！

从来我就喜欢“最”这个字。我终生都会去追求这个字。我希望成为“最”，我认为我应该“最”，不然，这辈子就白活了。

也许，我给自己定的标尺太高，超出我实际能达到的水平太远。可是，孙子说的一句话已成为我的座右铭：“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求上上！”

第三篇文章是1982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哲学趣谈》一书中的《风马牛也相及——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摘录）。

春秋时代，齐桓公率领军队侵略蔡国，把蔡国打败了。接着又进攻楚国，楚王派人对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左传·僖公四年》）

楚王的意思是：齐国在黄河以北，楚国在长江以南，两国距离甚远，纵然放任马牛雌雄相诱，也不会跑到对方境内。借以譬喻齐楚两国相隔很远，没有丝毫牵连和利害关系，用不着你攻打我，我攻打你。

后来，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说明事物之间的毫不相干。

其实，毫不相干中有相干，不相及中有相及。

就拿风马牛来说吧，在特殊条件下，也会发生一定的联系。西班牙斗牛，斗牛士拿着红绸挥舞引逗牛，倘若风大，吹得红绸腾空飘舞，牛就会猛冲猛斗起来。风，成了斗牛的媒介物。想不到互不相干的风和牛，竟然相干起来。在草原上，风越大，马往往跑得越快。在南方，牛如果遇到马，互相会妒忌斗气，拼命的赛跑起来，要比个输赢。

这些事例，看来是出乎意料之外，实则是在事理之中。

以上就是我向读者提供的三篇文章。

读者看了以后，如果已经发现了种种逻辑问题，那就请和下文所作的分析对照起来再作一番研究；如果还没有看清楚、想清楚，那就最好先不看下文，而把这些文章再仔细推敲一下。

下面我来分析这些文章的逻辑错误。

第一篇文章的主要逻辑错误在于：

一、题不对文。这里所说的“题”指的是标题。综览全文，作者想要说明的是第二段末了的那句话：“理想和改革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接着的“首先”、“其次”、“第三”就是对这句话的展开。但是此文的标题《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这个主题不相称，对不上号。

二、标题本身不能成立。这个标题是一个判断，其中的主项“共产主义理想”和谓项“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不相称，搭配不起来。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的总称，既包括无产阶级，也包括非无产阶级；既包括大陆同胞，也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因此，不能认为整个中华民族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何况中华民族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中国无产阶级诞生以前，在中华民族中是无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的。可见，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谈不上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三、文章本身没有紧扣主题。首段和末段所说的都不是理想和改革的关系问题。这两段话来自邓小平的讲话，内容很正确，很重要，但是放在这篇文章里不合适，因为它们和文章的主题不一致。顺便指出，文章的作者说理想和改革的关系问题是邓小平讲话中“特别重要的”，其实并无根据。查阅邓小平的讲话，发现只有两处讲到改革。其一是：“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里讲的是改革的目的。其二是：“当前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对策’可多了。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这里讲的是改革和纪律的关系。作者把自己要讲的话算做邓小平讲过的话，由此出发来做文章，这在政治上是很不严肃的，在逻辑上也是不能容许的。

第三、四、五段，表面上提出了理想和改革的关系的三个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从这三个方面做文章。如第三段开头提出：“伟大的理想指引着改革的方向。”这是本段的论题。但是下文完全对不上这个论题。上半段也许是要说改革的方向，但是没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挂起钩来，没有阐述共产主义的理想怎么指引着这个方向。下半段说改革“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创造物质条件”，“是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

必由之路”，这也和“伟大的理想指引着改革的方向”联系不上。还要指出，在下半段中，作者先说“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原则，坚持和实行改革，就能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创造物质条件”，接着又说“按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使我们的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是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必由之路”，这两句话所说的其实是一码事，是不必要的重复，而且作者还用一个“由此可见”把它们连接起来，以前者为理由，以后者为推断，这也是不合逻辑的。

第四段开头提出：“伟大的理想是推动改革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也是本段的论题。但是下文并未证明这个论题。作者说，改革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是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紧密相连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精神力量。”显然，所谓“推动改革的强大精神动力”，指的是“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尽管它“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紧密相连”，但终究不是共产主义理想本身。至于说这种精神状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精神力量”等等，和本段的论题就更

加不相干了。

第五段开头提出：“伟大的理想是纠正不正之风、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也是本段的论题，而下文并未证明这个论题。作者讲了不正之风的实质和危害性，讲了纠正不正之风的必要性，但就是没有讲共产主义理想和纠正不正之风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何以能成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其他具体问题，不再一一赘述。毫无疑问，作者强调共产主义理想、提倡改革的用意是很好的，但是因为不顾逻辑，写出来的东西文理不通，没有说服力。此类文章，为数不少。它们充满了一套套革命词句、一批批豪言壮语，粗看起来颇能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但是仔细一想，文章并没有讲出什么道理来，而不通之处倒不少。只有掌握逻辑工具，提高识别能力，才能发现由华丽文辞掩盖着的逻辑混乱。

现在我们来第二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基本逻辑错误是文不对题。刘晓庆在文章中既为自己过去说过的一句话辩护，又对别人的批评进行反驳。这是她的权利，理应受到尊重。但是，辩护也好，反驳也好，从逻辑上说，第一个要求就是：文要对题。如果文不对题，无论讲得多么振振有词，头头是道，都是毫无意义的。

刘晓庆对美联社记者的回答，是这么一个判断：我是现在中国最好的年轻女演员。别人指责她“太狂，太傲，太没有自知之明，太不自量”，正是针对这一个判断而言的。刘晓庆要为自己辩护，要对批评者进行反驳，就应该列举理由来证明她确实是现在中国最好的年轻女演员，并且指出，肯定一个事实，根本不是狂妄、骄傲。只有这样，文才对题。

但是，刘晓庆没有这样做。尽管她讲了一大篇，但是略一推敲，就可以发现都和她原来的话挂不上钩，对不上号。

“我只不过是说出了我的希望，我的志愿。如果真的是这样，刘晓庆说她希望、志愿成为现在中国最好的年轻女演员，那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太狂，太傲，太没有自知之明，太不自量”云云，简直是乱扣帽子。但是，当初刘晓庆并不是这样说的。“我是现在中国最好的年轻女演员”，这明明是在断定一个事实，怎么会是“希望”、“志愿”呢？

“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这句话的是非，我们不作评论。就算这句话是对的吧，又怎么能用来证明刘晓庆的那句话也是对的呢？拿破仑肯定的是“想当元帅的士兵”，可不是“认为自己是元帅的士兵”！

“谁不希望生活得最好、最幸福？谁不愿意

我国登山队最先登上珠穆朗玛峰？……”“所有的运动员都想当世界冠军……”这些希望、志愿当然都是好的，但是，实在和“我是现在中国最好的年轻女演员”不相干，因为后者根本就不是希望，不是志愿。

“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求上上！”孙子的话值得成为座右铭。但是，孙子说的是“求”呵！追求，当然应该把标尺定得高；至于对自己的现状的估计，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怎么能混为一谈呢！把自己的现状估计为“上上”，却引孙子的话做根据，岂非对逻辑的公然违反？

至于第三篇文章，基本的逻辑错误是混淆概念。

楚王对齐桓公说“风马牛不相及”，其中的“风”是个什么概念？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风”指放逸、走失，“风马牛不相及”，意谓马牛即使走失，也不会跑到对方境内；一说“风”指兽类雌雄相诱，“风马牛不相及”，意谓马与牛不同类，不存在马牛雌雄相诱的问题。但是作者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居然说：“纵然放任马牛雌雄相诱，也不会跑到对方境内。”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试问：既然两国距离甚远，两国的马牛怎么可能雌雄相诱呢？如果两国的马牛雌雄相诱了（要是有此可能的话），那么两国一